

鐸津文集總目錄

行業記此即序

陳舜俞撰

第一卷

原教

勸書三篇又序  
孟

第二卷

廣原教并序共二十六篇

第三卷

孝論并序共十二篇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第四卷

皇極論

中庸解五篇

第五卷

論原總四十篇

禮樂

大政

賞罰

至政

公私

刑法

皇問

教化

說命

論信

第六卷

論原十五篇

問兵  
異說  
存心

評讓

問霸  
性德  
評隱

刑勢  
品論  
仁孝  
師道

君子  
解譏  
問經  
道德

知人  
風俗  
問交  
治心

喻用  
性情

物宜  
九流

善惡  
四端

記復古  
夷惠辯

文說  
唐太宗述  
術易解

議早對

雜著六篇

孟二

第七卷

論原十五篇

明分

察勢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第八卷

雜著六篇

二

記龍鳴

宋子解

宋子解傲

書一封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第九卷

書一封

再書上

仁宗皇帝

書啟十二

上韓相公四篇

上富相公  
上張端明

上田樞密  
上曾參政

上趙內翰孟二

上呂內翰

上歐陽侍郎

上曾相公

謝李太尉

第十卷

三

書故狀

儒釋共四十四

與關彥長祕書

荅茹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貞外

荅王正仲祕書已上七書凡自爲卷

受佛日山請先狀

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唐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孟

四

與祖龍園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

自此元各爲卷

與黃龍南禪師別幘

答黃龍山南禪師次

風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答圓通禪師讓院

答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回答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第十一卷

叙

一十四篇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圖上進

六祖法寶記叙 此卽侍郎作附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移石詩叙

自此元別爲卷

法雲十詠詩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序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叙九篇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謌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謌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第十二卷

志記銘碑一十二篇

武林山志

遊南屏山記

五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記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錠

題荷香亭壁

文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曲記

第十三卷

碑記銘表辭七篇

秀州資聖懸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暹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叔推官哀辭

周叔智哀辭

述題書贊傳評十二篇

孟一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刻石見戒  
檀院

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

書范睢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蟾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第十四卷

非韓上

第一并叙

第十五卷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第十六卷

非韓下

十四至三十

第十七卷

古律詩

共六十首

第十八卷

永樂北藏

鐸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與楊公濟晤沖晦山游唱和詩

共六十九首

第十九卷

問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并敍  
號語

嘉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持文秀序

諸師序贊詩題跋并後序  
櫻溪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孟一

八

又序塈道溫作

石門惠洪禮嵩禪師塔詩三十一韻

楞伽山守端弔嵩禪師詩一百韻又

龍舒天柱山修靜贊并序

靈源叟題明教大師手帖後二首

鐸津文集總目錄

譚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杭靈隱山

尚書毛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  
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  
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

孟一九

歛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項骨出舍利  
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  
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  
頃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  
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

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

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  
譚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  
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湖  
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

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  
於筠州洞山之應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  
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  
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  
有章表民黃肇隅李泰伯尤烏雄傑學者

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

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二鄉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

孟一

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摩第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

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義采奏上之  
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  
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  
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  
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

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  
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  
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  
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  
往往詣而訴其冤之雖平生厚於仲靈

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  
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  
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  
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  
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

十一

十一

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  
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  
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  
俊學者人真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  
清源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

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鐸津文集卷第一

孟二

藤州鐸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

孟三

一

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  
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  
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  
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  
情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于方今資必

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  
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脩

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

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  
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

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  
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焉五乘者焉三藏者別  
乎五衆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  
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技者醫者  
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

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汙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

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而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

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脩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

益二

二

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嫉妒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脩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脩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脩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

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

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

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三

度哉人焉度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為我

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

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

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

孟三

四

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

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官掖其脩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

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  
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齦不嫉不爭不癡不  
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况五戒  
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  
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

五

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  
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  
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癖耳佛豈苟  
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  
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

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  
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  
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  
乎人之惑於情義失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  
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治謂之帝謂之王  
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教以仁恩之以義教  
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  
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  
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

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颺風颶颶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

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

孟三

六

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

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脩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

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脩其精神善其履衍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

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脩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孟三

七

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為之豈不然哉况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

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樂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

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

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為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為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為佛者不止繙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

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訥訥然誕佛謂其說之不與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

積世而不成劫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

五三

八

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

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於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

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德烏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齊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邪子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

三

九

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散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因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

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贊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

不得食於子子何尊粹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

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為癟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證積善有憂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

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慾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於世今佛者其為心則

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為虛張邪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為也佛

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脩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莫脩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齋戒脩心義

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要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懼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要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要而少之子獨過吾徒邪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

教亦將季焉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孟三十一

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

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擇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泓淺而及奧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

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為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

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  
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  
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  
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果義  
乎今學者以適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外

孟三

十三

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  
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  
其主而為為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  
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  
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

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為  
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  
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  
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  
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

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  
盡之佛迺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  
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  
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  
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

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斤佛乃賢邪十三  
益二

今有人目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

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  
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  
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  
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  
無常師襄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

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說乎  
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  
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  
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

孟二

十四

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  
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  
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  
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  
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為楊墨

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  
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  
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  
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  
但其文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  
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  
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  
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  
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  
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己教不同而然也  
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  
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為公而不為矜  
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  
孟二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  
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  
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  
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  
興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

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於今頗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曰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

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

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脩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

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為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嘗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

相與玄奘譯經杜菜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雲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

孟三

十六

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中子若庶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

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

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

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

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

孟三

十七

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茫茫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懷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

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問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

問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効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

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  
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  
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  
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  
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胷中及學釋氏  
之法其物曡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

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  
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  
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  
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  
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特制師魯死於南陽

孟三

六

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  
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唐聞其所以然  
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  
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  
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

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  
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  
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  
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  
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

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  
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脩者而父益其善子  
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  
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  
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

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  
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為至德  
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  
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  
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

孟三

十九

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  
其然乎今曰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  
不以其心而為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  
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為  
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蘊淺深

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為世不以其心而為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曾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逾適孟子

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諭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譚津文集卷第一